



漫天黄沙勘探忙。胡庆明 摄

### 走进古城

古城,并非湮没于岁月的历史遗迹。它的名称,是“地球物理公司胜利分公司SGC2105队古城三维项目”,这里的人习惯简称它——“古城”。

古城在中国最大的沙漠——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。上千名勘探队员在这里扎营,一座小小的“城”,由排列整齐的帐篷撑起,像巨人遗落在沙漠深处的一枚墨绿色纽扣。14台发电机日夜轰鸣,令这片“死亡之海”又焕发出青春和活力。

——题记

#### 王晓静

在古城第一次见到游佳,我很诧异。无论如何,我都不能将这样一个女性特征极其明显、温婉恬静的名字,与眼前这位身高187厘米的黑脸大汉联系起来。游佳从远处笑着走来的时候,我感觉有一堵墙被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风沙推搡着,风卷残云般地来到我面前。

游佳是地球物理公司胜利分公司SGC2105队古城三维项目(简称古城)钻井副经理。他每天打交道最多的是那些比他高出许多的物探专用钻机。游佳说,对付大块头铁家伙不能太文静。这话我信。

在大地震队行走多年,我很少碰到特别文静的人。因为再文静的人,经过沙漠、戈壁、高山的洗礼,身上都会留下被风沙侵蚀、被太阳暴晒、被严寒击打过的痕迹。这种“糙”,线条明朗粗犷,质朴又单纯,是很多石油行业之外的人所不具备的品格。

游佳说要带我去沙漠里见识一下大块头钻机是如何工作的,于是我和宣传干事田茂亮上了他的重型卡车。

重卡车身修长,轮胎大,驾驶室空间也大。游佳坐进去,双手一攀上方向盘,我就想起少年宫里的碰碰车。然而,沙漠里没有供碰碰车通行的特殊轨道,更没有防撞围栏和行驶边界。这里的“路”是自由的,无遮无拦,这里的陷阱也是自由的,无边无际。

古城的沙丘很有特点,蜂窝状、鱼鳞状、垄状纵横交织,形成大垄套小窝的结构。沙丘整体海拔高,最高差超过100米。在这样的环境里开车,需要胆量,需要智慧,更需要经验。车一上路,游佳立刻变得面色凝重,丝毫不敢分神。

眼前出现一片宽阔的“趴窝”路,大概有高速公路上的8车道那么宽。“坑”的形状与马蹄印极其相似,仿佛有千军万马刚刚从这里飞驰而过。游佳说,这样的“路”可是最大的陷阱,坡度大,浮沙厚重,松软,车一过前后轱辘就会蹦起来,一蹦就趴窝。后面的车为了避开前坑,就另辟一路,结果是重蹈前车的覆辙,依然会被浮沙缠住,还是蹦,还是趴窝。久而久之,“趴窝”路越来越宽,直到无路可趴。游佳还没说完,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地震般的剧烈震动。

我用力抓紧车顶的扶手,身体死死地贴紧座椅,左手随便抓住一个坚硬的位置。游佳沉

# 古城向北

着地把住方向盘,两眼定定地看着前方。我能清晰地听到车轱辘坚硬的蹦跳声,那种掷地有声的沉重的颠簸,考验着我的五脏六腑。

重卡爬上沙梁,这个“陷阱”就算闯过去了,我长长舒了口气。游佳停下车,要步行出去探路。我们也一起下车。站在高高的沙脊上,蜿蜒一样盘绕在沙梁上的车辙悠悠宕出,消失在一片白亮亮的沙漠间。太阳明晃晃地铺洒过来,地温迅速攀升,随之而来的是一阵阵风啸,尖厉地划过我们。细沙吹在脸上有一种隐秘的灼热感和刺痛感,令人不适。

已经看不到游佳的背影了,他就这样毫无征兆地从我面前消失。这让我想到,古城项目一千多名员工,看似是一支庞大的队伍,一旦进入浩瀚的沙漠,就如同泥沙入海,变得微乎其微。大自然的力量如此雄浑壮阔,怎能让人不生敬畏?

游佳再次出现的时候,像沙漠里突然燃起来的一团火球。他被风沙卷着拥着推着从远处的一座沙梁上俯冲下来,逼近我们的时候我看到他的棉裤被风吹得鼓胀,像两条粗壮的象腿,越发显出魁梧健硕。游佳很兴奋,说看到了钻机塔尖上的红旗,就在两座沙梁的后面,离我们大概一公里的距离。坏消息是,前面是断路,没有车辙,要想开车过去需要循着车辙不断绕行。

于是,我们开始了那种近在咫尺却仿佛隔着千山万水的靠近。重卡意料之中地“趴窝”了。这发生在它爬一段坡度近六十度的陡坡时。那么宽厚笨重的车轮被柔软的沙子牢牢困住,让我想到“温柔的陷阱”一词。数次努力未果,游佳和田茂亮下车。两人一边走沙梁上走,一边说着什么,突然蹲下了,开始在沙地上画图。风没有丝毫停止的迹象,沙子像一团雾一样争先恐后地向车前滚动,不断吹毁“图纸”,他们只好不停地画图。大约20分钟后,两人达成一致。

重卡吃力地调转头向另一个方向驶去。渐渐地,我竟有了故地重游的感觉。我问游佳:“我们不是来过这里吗?”他苦笑,说:“是,我们又回到原点。”

一切从头开始。我感到沮丧,游佳却神情淡定。开饭了,他说。午饭是馍、火腿肠、方便面和咸菜。温柔的阳光拥抱着我们。脱掉沉重棉服,身体瞬间变得轻盈。伴随着一阵咀嚼吞咽声,粮食的香味

在驾驶室里氤氲,弥散着。在这样美好的时刻里,游佳给我讲了一个故事。那是一年冬天,他在北疆经历过一场大风,那场风让他记了一辈子。

我当时的施工区在一个风窝里,到了冬天,几乎每天都刮风。

那天,我开着指挥车在现场调度生产。风一刮起来,车身剧烈摇晃,坐在里面跟坐轿子似的。勘探作业被迫停止。风什么时候停,谁也不知道,我们不能撤回驻地,必须随时准备风一停就立刻恢复生产。

唯一能做的,就是在车里等。风越刮越猛,车身摆动得越来越厉害,随时可能被掀翻,那种压迫感让人窒息。为了安全,我指挥震源车把我的车围在中间。四台震源车,每台自重近30吨,前后左右牢牢护住我。我们就这样在野外熬了一夜。

没有月亮,没有星星,天地混沌一片,只有砂石砾石啾啾砸在车身上的声音。我想下车看看车,可车门被风压得根本推不开。

等得久了,恐惧慢慢淡了,没什么可怕的。风再狂,总有停的时候。不如趁这时候,好好想想风停之后怎么把生产抢回来。后来新闻才知道,那天的风力最高达到17级。

这样的故事,在地震队几乎每天都会上演。在与大自然的博弈中,勘探人把坚强种进心里,让它扎根、破土、长大,流进血液,成为勘探人生命里的基因,一代又一代传下去。

行驶途中,我不断看到不同型号的重卡在远处或近处,向着不同的方向迤逦前行,用鸣笛来回问候彼此。它们像是漂泊的浮萍,始终在激浪中起伏荡漾,这是它们的使命。

高高的钻机耸立在沙漠之上,像一颗勇敢的钉子楔入大地,在几个勘探队员的精准操控下,不断向下,去寻找地层深处与石油有关的神秘,这也是勘探队员的使命。

(作者来自地球物理公司)



### 石化印记

#### 宋峰

我这个石油人,因为父辈们的油田会战迁徙,对“老家”二字,早已模糊不清。

爱人有老家,是四川万源深山里的小村子。那里是大巴山与米仓山的交会地,素有“秦川锁钥”之称。公爹叫王登于,排行老二,兄弟8个,一大家子,靠种地过活。小时候在山里,天天上坡下坡,他就想,要是能走出这大山就好了,不用种地,不用天天爬坡,哪怕在山外捡垃圾,也乐意。

1964年,他真的走了,去云南当铁道兵,一去就是十年。没人问过他成昆线难不难修,他自己也不说。偶尔喝酒喝多了,会比画着说,那时候没机器,全靠铁锹挖,挖不动就用炸药炸,炸完了,再一点点把石头搬开。挖累了,就坐在石头上抽烟,烟抽完了,就望着东北方向发呆。那是老家的方向,山太高,什么也看不见。

再后来,他转业去了江汉油田,被分配到湖北荆门炼油厂,离万源700多公里。到了炼厂,他第一次有了探亲假。那时候交通不方便,探亲要坐好几天火车,还要转汽车,一路颠颠簸簸。公爹回到阔别十年的老家,也经人介绍认识了邻村的姑娘,后来结了婚,生了女儿,也就是我的姐姐。姐姐从小跟着母亲留在万源老家生活,对于小小的她来说,万源是老家,荆门也是,因为爸爸在那里。

(作者来自中天合创)

## 石油人的“老家”

1977年,公爹又去了利川建南。这次,离老家近了300公里。建南也是大山,住的是席棚毛毡房,刮风漏风,下雨漏雨,被子冬天总是潮乎乎的。有人嫌苦,公爹却不。他说,这里的山,跟万源的山一样,看着亲切。

公爹在气田干过好多年活,制氧车间、水电车间、打水房,哪里缺人,就去哪里。他话少,不爱说话,干活儿也不偷懒,别人干多少,他就干多少,有时候别人下班了,他还在干。衣服上总沾着油迹,洗了又染,染了又洗,洗得发白,也舍不得扔。后来就把这些旧工衣寄回老家,给亲戚们穿,他说,这衣服结实,耐磨,比买的衣服强。

公爹跟老家的联系,从没断过。最早的时候,靠写信,他没多少文化,字写得歪歪扭扭,有时候还会写错字,就找别人帮忙改,改完了,再一笔一画抄一遍,写得密密麻麻。一张纸,能写满正反两面,无非是“我在这边挺好,能吃饱饭,不用惦记”“气田的工资够花,你们不用操心”。

后来有了座机,每次打电话,他都要攥着电话,站在院子里,聊上半个小时。大多数时候是听老家的人说家常,谁生病了,谁结婚了,谁又出去打工了,他就安安静静地听着,偶尔“嗯”一声,“哦”一声,嘴角带着笑。

老家的亲戚,日子过得起起落落,以前在社办企业上班,后来社办企业黄了,就开了个摩托车修

理店,日子不算好,也不算坏。亲戚们也会寄东西过来,都是山里的野菌、晒干的腊肉,还有自己种的土豆、红薯。公爹舍不得吃,一次就吃一点点,多一口,也舍不得。

十多年前,我和爱人、姐姐都买了车,终于能自驾回老家了。公爹坐在车里,一路都没合眼,盯着窗外的风景,嘴里絮絮叨叨的,一会儿说“这条路以前没有”,一会儿说“这山,怎么比以前绿了”,一会儿又说“快到了,快到了”。

到了老家,亲戚们都围着他,问长问短,他笑得合不拢嘴,忙前忙后,比谁都热闹。可等没人的时候,他就悄悄走到老家的田埂上,蹲下来,用手摸地里的泥土,摸来摸去,摸了好久。

今年春节,我们又带着公爹回老家。他已经80多岁了,头发全白了,走路也慢了,需要人扶着。高速上路过普光气田,塔林矗立在大山之间,远远望去,像一群沉默的人。

公爹盯着窗外的塔林,看了好久,好久,慢悠悠地说道:“当年我只想走出大山,没想到,这一走,就是一辈子。”

风从车窗吹进来,带着山里的草木香。公爹抬手,摸了摸车窗,没再说话。车一直开着,往前开,穿过一座山,又一座山。老家越来越近,公爹的话,越来越少。

(作者来自江汉油田)

### 散文

## 人间滋味暖春寒

#### 赖振海

早春真是读汪曾祺先生文章的好时候。天气将暖未暖,是一种恰到好处的好。案头那盆水仙已开败了,残香犹在,从架上抽出那本《蒲桥集》,随意翻开一页,便像推开一扇虚掩的旧门,走进一个滋味悠长的人间。

汪老的文章,初读似乎平淡。他写故乡高邮的咸鸭蛋,写昆明的汽锅鸡,写北京胡同里的豆汁儿焦圈,全是些日常吃食,没有奇崛的比喻,也没有汹涌的情感。譬如写咸鸭蛋:“筷子头一扎下去,吱——红油就冒出来了。”就这么一句,老老实实在,可那吱的一声,仿佛就在耳边,那红艳艳的油光,似乎也亮在眼前。这功夫,是干帆过尽后的笃定,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。在早春这般尚有些清寒寂寥的节气里,读这样的文字,心便被一只温厚的手掌熨过,那些因时令交替而生的浮躁,都悄悄地平息了下去。

他写食物,却不只写食物。一枚咸鸭蛋里,有故乡的风物与思念;一碗昆明米线里,有烽火连天中西南联大师生苦中作乐的韧劲;即便是一把北京的秋葵,也牵连着南北口味交融的趣事。话里没有教训,没有感慨,只有对生活本身深切的喜爱与体贴。这种喜爱是宽厚的,包容的。他说:“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,杂一点,‘南甜北咸东辣西酸’,都去尝尝。”这话说的何尝只是吃呢?分明是一种人生态度。

有时读得倦了,便掩卷望向窗外。院子里的老梅,疏枝上已鼓起密密的苞,硬硬的,裹着一层茸毛。忽然就想起汪老写过的那些草木:北京草木里的枸杞、槐花,昆明雨里的缅桂花、木香花。他看花,不耽溺于伤感,也不激昂地赞美,只是看见了,记住了,带着一份家常的亲切写下来。仿佛那些花草,不是书里的典故,也不是文人寄托情怀的符号,就是邻家院子里可以打招呼的活物。这种与万物平起平坐的视角,让他的文字里总是透着一股“生”的喜悦,扎实,温润。

印象最深的,是他那些写人的篇什。《鉴赏家》里的叶三,《寒岁三友》里的靳彝甫,《徒》里的高北溟……多是市井中人,平凡百姓。他写他们,没有居高临下的同情,也没有刻意拔高的歌颂,只是贴着人物的性情与命运去写,写出他们的生计、爱好,一点小小的执着,以及命运无常中的那点温热与尊严。这份对寻常人的尊重与理解,使得他的文章,无论写什么,底子都是暖的,是接地气的。

合上书,那些关于食物、草木、人物的片段,还在心里悠悠地转着,像茶盏里未尽的余香。这大约便是早春读汪老最大的收获了。他像一位向导,不带你攀登险峰,只领你在自家后院的菜畦边,在寻常巷陌的烟火里漫步,指给你一株草如何抽芽,一枚蛋如何流油,一个平凡人如何在命运里活出自己的筋骨与性情。看过之后,你再抬头看这早春的世界,看那欲绽未绽的花苞,看那疏朗的天空,看这平淡的一日三餐,心里便似乎多了一份笃定,一分从容。

(作者来自福建石油)